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積二

宋 王 元 澤 傳

庚桑楚篇

夫能達於至道之妙者則處無為任自然不期於化而物自化此庚桑子之若是矣

莊子因而作庚桑楚之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手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夫老子之道以真空為體以妙有為用非至人孰能心得之庚桑子可謂至人而能達真空妙有之趣也故曰偏得老聃之道夫得於真空則至虛也達於妙有則至靜也虛靜無為則與天地同其流陰陽同其和不迂於物而所居皆化此畏壘所以大

穰也然而至人非求異於人而人所以自異之此畏壘之民所謂自異於庚桑子也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見寵而驚聞譽而懼此畏壘之民以豐穰由庚桑子之所致欲以尸祝社稷而尊事之楚所以聞而不悻也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拘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夫至人藏天真忘天機黜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自然故曰尸居環堵之室也然而至人所居如此也不與物接而物亦不知其所然也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禹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書為盜日中

穴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魚陰類也獸陽物也陰隱而陽顯此物理之自然也庚桑子之弟子言巨魚巨獸而告庚桑子所以明其隱顯之理也然隱者自隱顯者自顯各守其極則不致於累隱隱過其極則為顯所制顯過其極則為隱所拘此亦勢之自然也故庚桑子所以答以獸離山而罔罟制魚失水而蟻蟻苦以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禹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書為盜日中穴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魚陰類也獸陽物也陰隱而陽顯此物理之自然也庚桑子之弟子言巨魚巨獸而告庚桑子所以明其隱顯之理也然隱者自隱顯者自顯各守其極則不致於累隱隱過其極則為顯所制顯過其極則為隱所拘此亦勢之自然也故庚桑子所以答以獸離山而罔罟制魚失水而蟻蟻苦以

其失隱顯之異也豈若各守其極而退藏於深眇乎以此見至人能冥其極而所以全身也

南榮趨蹙然正坐曰若趨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趨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趨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趨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鶻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趨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趨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趨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趨俯而慙仰而歎曰

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趨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趨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趨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全汝形者所謂不虧其形也抱汝生者所謂善攝生者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者所謂無心於物也三者非至人不能具之矣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提內獲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提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趨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趨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智蕩於內心智蕩於內則耳目用於外用於外者雖為有得而心智從而難制也故曰外獲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提蕩於內者亦為有得而耳目從而難閉也故曰內獲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提內外感於所得而不能制其於道德難存矣故曰內外獲者道德不能持此皆有我之累也惟至人無我而外遺於耳目內忘於心智入於真空自得之域而自古以固存此老子諭南榮趨以至人之道也

趨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上嗟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嗷不嗷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捥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趨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

衛生者衛全其生也能衛全其生則生所

以常存故曰衛生之經也夫全生之道必先無搖汝精也故曰能抱一乎無搖其精則自得也故曰能勿失乎自得則能明禍福也故曰能無十筮而知吉凶乎明於禍福則不役於物也故曰能上乎不役於物

則了達也故曰能已乎了達則忘彼而全形也故曰能舍諸人而求己乎形全則死生聚散不能為累於胃中所以復歸於嬰兒也故曰能侗然乎能侗然乎能嬰兒乎復歸於嬰兒則聲雖發而專氣致柔也故

曰兒子終日嗥而盥不嗔和之至也手雖握而非為有得也故曰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目雖視而非用其明也故曰終日視而目不睽偏在外也足雖行而非有所逐也故曰行不知所之身雖止而非有所作也故曰居不知所為與物齊諧而同其流此所謂全生之道也故曰與物委蛇而回其波是衛生之經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

相與為事侗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見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夫至人者與物為一而不異於人食其所食而樂其所樂虛心善應而事莫能累無意於物而怪何能動何思何慮而豈有其謀無心無為而非有於事往來無礙而自在圓通此至人全生常存之道也故曰是

衛生之經已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夫至人復歸於嬰兒則精全而神王也志廣而氣充也精全神王則與天為一志廣氣充則其明自照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者精神志氣之所宅也至人之精神志氣豈有移易乎故曰泰定也以其泰定則自然明照所以謂之天光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遠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

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昔行

手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全生之道學者不能學之也行者不能行之也辯者不能辯之也智者不能知之也惟絕學忘行去辯喪智任於自然則得之也故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所不能知至矣不能如此而強欲求為之則不惟傷生而自然之性命亦喪矣故

曰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矣  
莫憚于志鏃鏃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  
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  
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夫全生之道必先虛心心虛則足以有容  
矣有容則物來而不拒不虛則不能容於  
物不能容於物則不能容於身不能容於  
身則豈足以容他人乎故曰與物且者其  
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夫不能容人則分  
彼我也彼我分則人疏而不依而人自為  
人爾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此不能內虛其心也故心既不虛則志帥  
妄行而戎害其性命所以愈於利器矣故  
曰兵莫憚于志鏃鏃為下志帥妄行而氣  
亦從而亂則喜出於喜而毗陽怒出於怒

而毗陰其為賊害尤甚矣安足以逃於形  
器之外乎故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然賊害其性命之甚者非為陰  
陽之所致由心不虛而喜怒妄出也故曰  
非陰非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手處有長而無手  
本剝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手處  
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  
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  
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  
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  
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  
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  
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  
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  
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  
生熟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  
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脰肢可散而不可

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僮焉為是舉  
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  
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  
已節因以死信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  
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

朝與鶯鳩同於同也蹠市人之足則辭以放  
鶯兄則以姬大親則已矣

生者從無而入有故曰出無本死者從有  
而入無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則安有其  
形乎故曰無見其形無見其形則自然而  
出入也故曰是謂天門天門出於自然豈  
為有形乎故曰天門者無有也故無有者  
道之真體而萬物莫不皆由之故曰萬物  
出乎無有無有豈以有而為有乎此萬物  
必由而已矣故曰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  
乎無有道既無有而復能抱一於無有則  
此聖人之所以藏用而任其無為也故曰  
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此莊子寓言  
道之至妙也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

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無體故曰有不人至義無宜故曰不物至智無知故曰不謀至仁無愛故曰無親至信無質故曰辟金五者皆以無為體則合於大道之妙矣

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微志之勃則志一也解心之謬則心虛也去德之累則自得也達道之塞則不蔽也志一則貴富難役也顯嚴難威也利名難動也心虛則容動自安也色理自順也氣意自適也自得則惡欲不生也喜怒不出也哀樂不入也不蔽則去就必謹也取與必宜也知能必當也數者不能亂志謬心累德塞道則會中所以正靜明虛而無為而為也故曰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

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先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相反而實相順也

道者至妙而尊於德也故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以適來而得之明也故曰生者德之光也性者至靜而生之本也故曰性者生之質也性感物則必動也故曰性之動謂之為為本人為則非得也故曰為之偽謂之失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

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畫非舉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

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譽已者所謂使人忘我難是也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者所謂使天下兼忘我難是也至于神人則其道合於天其用利於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兼忘而已矣故曰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氣者靜之所宅也心者神之所潛也平氣之所適則必靜也故曰欲靜則平氣順心之所為則必神也故曰欲神則順之有為也能平氣順心則動非妄動而俟其感而

後應也故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夫感而後應豈有心於萬物乎非聖人孰能至於此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十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續三

宋 王 元 澤 傳

徐無鬼篇

夫能平心順氣以道為務而忘於貧賤窮達則入於至人之域此徐無鬼之能若是

矣莊子因而作徐無鬼之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段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忘也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也善人之所寶也夫善人之所以寶於道則外所以忘其形內所以虛其心黜嗜慾忘好惡安於性命之情而所以寶全於道也不善之人則不然其於道也若存而若亡外所以不能全其形內所以不能虛其心充嗜慾專好惡決於性命之情而其於道也豈寶歟此魏武侯聞徐無鬼之言而超然不對也夫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宜先悅之以所好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故寓入道之意於狗馬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為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為無用則所以能入於道也此無鬼寓意之若是而武侯不知其意而從悅其言也故曰大悅而笑